

元代文人与来华日僧交往初探

——以元人冯子振“与无隐元晦诗”为例

江 静

在日本,所谓的“国宝”,是指那些或是制作特别精良、或是在历史上有特殊意义、或是学术价值特别高的,由文部科学大臣指定的,符合《国宝及重要文物指定标准》(1951年文物保护委员会制定)的重要文物。目前,日本各地的书法典籍类国宝作品共有223件,其中,有一幅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书法作品引起了笔者的注意,它就是我国元朝文人冯子振送给来华日僧无隐元晦的诗作。

冯子振的名字对于今人来说已颇为陌生,然而,在当时,他却是声名响彻文坛的风流人物,因为他出奇制胜的诗赋,因为他豪放瑰丽的散曲,因为他独树一帜的书法。遗憾的是,他的文集早在清代就已不存,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更是寥寥无几,而且,由于介绍他生平的材料甚少,关于他的一生,有许多未解之谜。从此意义上说,冯子振留存日本的这幅作品为我们了解其人其诗提供了珍贵的素材,而笔者更为关注的,是它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。

一

冯子振(1253?-1327年后),号海粟,又号瀛州客、怪怪道人。湖南湘乡州(今湖南湘乡)人。元朝灭南宋后不久,冯子振即入朝为官,任集贤待制(散阶为承事郎,正五品),是较早得到元世祖器重的“天子近臣”中不多见的江南籍人士。至元二十七年(1290),赵孟頫(1254-1322)授集贤学士,两人遂成同僚。大约在至大四年(1311)冬,冯子振被罢职,旋即流寓江南。

冯子振博洽经史,“于天下书无所不记”^①。在诗歌、散曲、书画等领域皆有不俗表现。传说“当其为文也,酒酣耳热,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,子振据案疾书,随纸数多寡,顷刻辄尽。”^②颇有李白“斗酒诗百篇”之遗风。明代大学士宋濂(1310-1381)称誉其曰:“以博学英词名于时。当其酒酣气豪,横厉奋发,一挥万余言,少亦不下数千,真一世之雄哉!遗墨之出,争以重货购之。或刻之乐

①②《元史》卷一九〇《陈孚传》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
石,或藏诸名山,往往有之,则为人之宝爱可知矣。”^①宋濂同时藏其所作《居庸赋》一篇,“极为珍秘”^②。

在元代诗坛,冯子振是较早创作咏梅诗的作者,其《梅花百咏》颇为有名,而他与释明本(1263-1323)的友情也因之而起。据说,赵孟頫与明本关系颇佳,而“子振方以文章名一世,意颇轻之”。一次,赵孟頫带明本去拜访子振,子振以其所作《梅花诗》百首示之,明本阅毕,随即和诗百首,首首“珞璚尽致,足以壁垒相当”,然子振“犹未为然”。明本又拿出自己的《九字梅花歌》求和,子振阅后,“竦然久之,致礼而定交焉”^③。从此,赵孟頫、冯子振、释明本三人遂成文朋诗友。在苏州一带还流传着这么一段有关三人的佳话:中峰明本欲在苏州雁荡村之西二里处修建草堂,有殿堂三间。建此庵时,“冯海粟炼泥,赵松雪搬运,中峰涂壁。”^④好一幅其乐融融的合作景象!

那么,这位让自命不凡的冯子振甘愿为其“炼泥”的和尚到底是何人?

明本,号中峰,俗姓孙。杭州路钱塘县(今浙江杭州市)人。幼于天目山参谒高峰原妙(1238~1295)。二十四岁(1287)从高峰出家,其后嗣其法统。元贞元年(1295)高峰去世,中峰明本为其守丧三年后,于大德元年(1297)离开天目山,遍游大江南北。大德二年和四年,分别结庵湖州(今浙江湖州)弁山及平江(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)雁荡。庵名皆称“幻住”。大德八年,中峰明本回天目山,若干年后再次出走。其后一度居无定所,或泊船中,或止庵室,自称幻住道人。仁宗曾招请其入朝,中峰明本固辞不受,仅受金襴袈裟及“佛慈圆照广慧禅师”之号。延祐五年(1318),中峰重回天目。元英宗归依之。至治三年(1323),中峰明本辞世。据说其所到之处,僧俗争相瞻礼之,世誉为江南古佛^⑤。不仅如此,其声名还远播东瀛,前来中峰处参谒拜师的日本僧人始终络绎不绝,仅有名可查的,就有二十余人。他们在回国后,为日本禅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其中,有一位僧人,他的名字就叫“无隐元晦”。

元晦(?-1358),日本临济宗幻住派僧,号无隐。丰前人。在遍参日本禅林后,于文保二年(延祐五年,1318)入元,此时恰逢中峰明本重返天目,元晦遂登门造访,并随其参禅。其后,一度离开中峰,谒见各地禅林前辈。最后,仍是回到中峰门下,并得其法嗣。中峰赠其“无隐”名号,并以自赞顶相赐之。中峰去世三年后的泰定三年(1326),无隐与渡日元僧清拙正澄(1274-1339)同船归国。正庆二年(1333),清拙主持建仁寺^⑥,无隐应邀任前堂首座。建武二年

①②宋濂: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十三,《题冯子振〈居庸赋〉后》,四部备要本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八十八,《梅花百咏一卷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王士禛:《池北偶谈》卷六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西尾贤隆:《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宗》,东京:吉川弘文馆,1999年,第65-67页。《佛光大辞典》“中峰明本”条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年,第1023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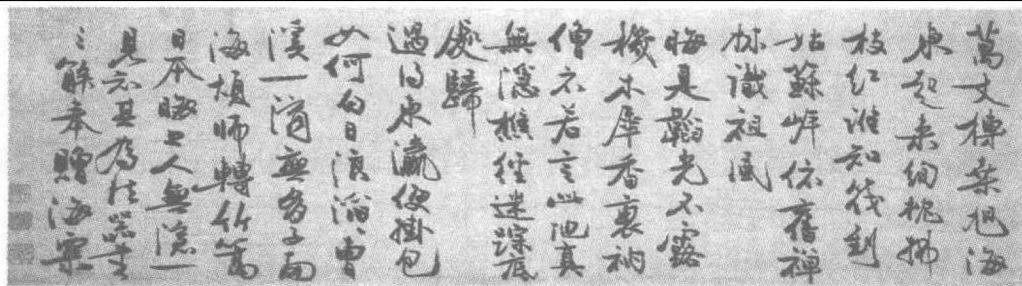
⑥位于日本京都市东山区,临济宗建仁寺派之本山,日本中世京都五山之一。

(1335),因先后受九州武将大友贞宗(?-1334)及其子大友氏泰(1321-1362)的招请,无隐入住筑前显孝寺。不久,成为筑前圣福寺^①第二十一世住持。贞和四年(1348),升为建仁寺第三十二代住持。五年,任南禅寺^②第二十一世住持。开创的寺院中,还有壹岐的海印寺,筑前的宝觉寺等。与著名的五山文学僧雪村友梅(1290-1346)、中岩圆月(1300-1375)等交往频繁。延文三年(1358)十月示寂。其塔头称南禅寺幻住庵。康正二年(1456),后花园天皇赐其“法云普济禅师”谥号^③。

或许就是在冯子振拜访中峰明本的某一天,遇见了随侍中峰左右的无隐元晦。这时的子振,已降职为民,年华垂暮,少了几分傲气,多了些许失意。对于年轻有为的无隐,冯子振显然颇为欣赏,“一见知其为法器”,并挥毫作诗,慷慨相赠。于是,就有了我们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,被东京国立博物馆命名为“与无隐元晦诗”的那份日本国宝。

二

从东京国立博物馆网站(<http://www.tnm.go.jp/>)的介绍中得知,该作品为纸本墨书,挂轴,裱装后的尺寸为宽32.7公分,长102.4公分。捐赠者名松平直亮。



(下载自东京国立博物馆网站)

笔者不谙书法,却也折服于作品稳健流畅、张弛有度的气韵和神采。当然,笔者无意,也无资格对此作品的书法艺术作任何评价。只是想对其中的三首诗作一番解读。诗曰:

万丈搏桑旭海东,起来绚枕拂枝红。谁知筏到姑苏岸,依旧禅林识祖风。
晦是韬光不露机,木犀香里衲僧衣。若言此地真无隐,樵径迷踪底处归。
过得东瀛便挂包,如何白日浪滔滔。曹溪一滴无多子,南海烦师转竹篙。

第一首第一句,“搏桑”,同“扶桑”,原意是神话中的一种树名。传说日出于扶桑之下,拂其树梢而升。扶桑因而又代指太阳。《楚辞·九歌·东君》:“瞰将

①位于日本福岡县福岡市博多区,是日本最早的禅寺。

②位于京都市左京区,临济宗南禅寺派之本山。当时,寺格排在京都五山之上。

③西尾贤隆:《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宗》,东京:吉川弘文馆,1999年,68页。国史大辞典编纂委中会编:《国史大辞典》第13卷“无隐元晦”条,东京吉川弘文馆,1995年,581页。

出兮东方,照吾槛兮扶桑。”王逸注:“日出,下浴于汤谷,上拂其扶桑,爰始而登,照曜四方。”扶桑自古又是日本国的代称。此句描写太阳冉冉升起时,日出之地光芒万丈、霞光辉映的壮丽景象。

第一首第二句,是指无隐元晦不忘禅宗源流,来中国寻师拜祖。南宋时,日僧荣西(1141-1215)入宋求法,回国后,开始在关东传播临济禅宗。宋末元初,大量中国禅僧东渡日本,促使日本禅宗获得迅速发展。而在镰仓时代(1192-1333)东传日本的二十四派禅宗门派中,有二十一派皆为临济宗,其中,二十派属杨岐禅,杨岐禅中,有十八派为虎丘绍隆之禅脉,因此,虎丘派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^①。绍隆尝驻锡于苏州虎丘山。这或许就是无隐“筏到姑苏岸”的缘故吧。

第二首诗巧妙地通过以下典故,将无隐元晦的名字融入到诗中。据《释氏稽古录》卷四,宋代与苏东坡齐名的著名文人黄庭坚(1045-1105)曾跟从晦堂老参禅。一日,晦堂以孔子曾问弟子的一句话“以我为隐乎?吾无隐乎尔”叫黄参话头。黄庭坚诠释再三,晦堂皆“不然其说”。时当暑退凉生,秋香满院。晦堂问:“闻木犀香乎?”黄庭坚答:“闻到了。”晦堂说:“吾无隐乎尔。”黄庭坚欣然领解,终于悟到佛性。冯子振通过这一典故,既道出了元晦“无隐”号的由来,又赞扬了无隐元晦虽已识破禅机,却不自炫露的隐者风范。这里,既有作者对中峰明本隐者作风的赞美,也有对无隐元晦继承师风的嘱托。

第三首诗中,“曹溪”,是指禅宗六祖慧能,“曹溪一滴无多子”可以理解为禅宗一视同仁,一脉相承,无论是在日本,还是在中国,皆为传承六祖慧能正法之道。“南海”,此处指东海,“烦师转竹篙”道出了作者希望无隐元晦回国后,能够将禅宗发扬光大的愿望。

诗后的题跋落款为:“日本晦上人无隐,一见知其为法器,书三解奉赠 海粟”,道出了这三首诗的作者及由来。

三

通常以为,由于元朝初年两次东征的失败,以及元朝后期倭寇活动的日渐猖獗,元人对日本普遍存在着一种所谓的“畏恶”心理。然而,这种心理并不能反映日本认识的全部。冯子振的上述三首绝句就代表了元代知识阶层的另一种日本印象。

其一,日本作为东方日出之国的形象已深入人心。丁复诗曰:“日出扶桑根,日上扶桑顶。海色秋茫茫,天光何万顷。”^②虞集诗云:“日色出海水,千波散

^①梁晓虹:《日本禅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97年。

^②偶桓编:《乾坤清气》卷六,《扶桑行 送钰仲刚东归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明霞。”^①释至仁(1309-1382)诗言:“潮连蓬岛晴云白,霞拥扶桑晓日红。”^②王逢诗:“日本盘盘瀛海间,夜分先见曙光殷。”^③元人笔下这份旭日东升的辉煌壮美,伴随着自古以来东海蓬莱的传说,扶桑日本就多了几分仙境的气象。一如王逢在《题日本叡大彻上人眇海轩》中所言:“地极东三岛,天旋外九州。羽车仙或到,龙藏叟同游。赤岸银河合,珠星璧月流。高居任清浅,不暇数添筹。”^④

其二,来华日僧博学多识、潜心修禅的形象,颇得元人赞赏。且看郑东笔下的日僧:“万里乘涛来绝海,中朝冠盖尽相知。丹丘博士与饮酒,青城先生邀赋诗。传钵底须归故国,把文遂欲动京师。绝怜船上看春色,二月官河水发时。”^⑤再看净居月长老:“月公本是管公裔,道誉之香塞天地。金粟如来梦幻身,不须更受菩提记。”^⑥而与虞集、丁复、张铉、郑元祐等多位元代名士有往来的来华日僧铎仲刚,则是:“为法不辞远,遨游历年载。”^⑦“才高楼五凤,伎进刃全牛。”^⑧至于寿首座,更是“出没神机电光扫”^⑨。

除了上述两种认识,我们还发现,元代文人对日本藏有中华逸书颇为羡慕。如杨维桢(1296-1370)诗:“我欲东夷访文献,归来中土校全经”^⑩、王逢诗:“鸟篆不遭秦烈火,祥光曾托宋斯文。”^⑪上述诗作,突显日本与中国“车书既混文无异”^⑫的文明形象。

正是基于上述日本印象,元代士人对来华日僧多颇为友好,且交往频繁。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,元代与日僧有过接触,且有相关诗文留存今世的人士(不包括僧侣)共有17人,留下诗作计57篇(见附表)。这些人,有人朝为官的名臣学者,有避处乡间的山野隐士;有儒者,有道士。然几乎皆为江南籍人士,且多扬名文坛。从元人与日僧交游的形式看,多为诗歌唱和,切磋书画技艺,当然也免不了谈禅论道。正是这样的交流,才带来了日本五山文学的繁荣,才使得日本在与中国及朝鲜半岛断交的情况下,依然能接触到世界先进文化,

①⑦虞集: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二十七,《送海东铎上人十首》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②顾嗣立编:《元诗选》初集下,《澹居稿·送叡上人还日本并简双林明极和尚》,中华书局,2001年。

③⑪王逢:《梧溪集》卷五,《日本月千江长老携其国僧裔竺峰级禹门征诗二首》,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。

④《梧溪集》卷四,《题日本叡大彻上人眇海轩》,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。

⑤顾嗣立编:《元诗选》三集,《郑氏联璧集·送日本僧之京》,中华书局,2001年。

⑥曹学佺编:《石仓历代诗选》卷二百七十六,《楚石禅师诗·桂岩赠日本净居月长老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⑧张铉:《南湖集》卷四《老笔赠铎上人二首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⑨曹学佺编:《石仓历代诗选》卷二百七十六,《次南堂韵送寿首座归扶桑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⑩杨维桢:《元音》卷十二,《送僧归日本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⑫释善住:《谷响集》卷二,《赠日本僧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民间文化交流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知矣。

附表:

元人姓名(生卒年)	留存相关诗作
冯子振 (1253? -1327年后)	《与无隐元晦诗三首》(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)、《与无隐元晦语》(现藏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)、《与放牛光林》(现藏日本东京上野保之氏处)、《保宁寺诗赋跋语》(现藏日本东京梅泽义一氏处)
丁复 (约1272-约1338)	《乾坤清气》卷六《扶桑行 送钰仲刚东归》、《桧亭集》卷三《送钰仲刚之吴中 兼柬柯敬仲博士》、卷八《天寿节龙翔寺习仪 次韵钰上人》、卷八《次韵钰上人龙河月夜漫兴二首》
虞集(1272-1348)	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二十七《送海东钰上人十首》、《邻交征书》初篇卷之二《送日东祖上人》
揭傒斯(1274-1344)	《佛光国师语录》卷九《佛光禅师塔铭》
张雨(1283-1350)	《句曲外史集》卷中《送僧归日本》
王冕(1287-1359)	《竹斋集》卷上《送颐上人归日本》
郑元祐(1292-1364)	《侨吴集》卷二《赠日本僧》、《题夷僧写兰卷》、《侨吴集》卷五《选钰仲刚游金陵》
杨维桢 (1296-1370)	《元音》卷十二《送僧归日本》、《元诗体要》卷五《送日本僧太岁归国歌》、陶氏涉园本《铁崖诗集》卷癸《送倭僧还》、《送日本僧裔侍者》、陶氏涉园本《草堂雅集》卷后二《送峰顶云归日本》
谢应芳(1296-1392)	《龟巢稿》卷四《送僧还日本》
张以宁(1300-1369)	《翠屏集》卷一《题日本僧云山千里图》
倪瓒(1301-1374)	《清閼阁全集》卷八《题日本僧画》
陶宗仪(1316-?)	《书史会要》卷八《外域》
王逢(1319-1388)	《梧溪集》卷四《题日本裔大彻上人眇海轩》、《送日本僧得中游庐山》、《日本进上人将还乡国 为录予所注杜诗本义留旬日赠以八句》、《日本月千江长老携其国僧裔竺峰级禹门征诗二首》、《寄题日本国飞梅有引》
张铉(生卒年不详)	《南湖集》卷二《次韵酬钰上人二首》、卷四《老笔赠钰上人二首》
郑东(生卒年不详)	《草堂雅堂》卷七《送日本僧之京》
孙华(生卒年不详)	《大雅集》卷八《赠日本僧观语孟》
成廷珪(生卒年不详)	《居竹轩诗集》卷一《赋樗杜之诗一首送大裔大彻二位上人归日本国》、卷二《送秀岩山人归日本》、卷三《寄四明梦堂噩禅师兼简用堂上人》、卷三《寄噩禅师 四十年前在天宁方丈曾求赋毛女诗》、卷四《题倭僧所画菖蒲小景四首》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